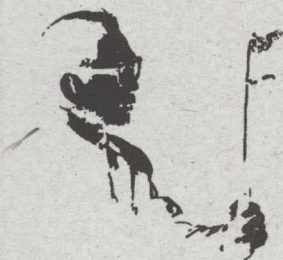


刘观德
·作家群



兵败沙家浜

刘观德 /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b i n g

刘观德 · 作家群



b a i

s h a

j i a

兵败沙家浜

1

刘观德 /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兵败沙家浜/刘观德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2.6

(校友作家群系列)

ISBN 978-7-5617-9614-6

I. ①兵... II. ①刘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36263 号

大夏作家群·刘观德

(华东师大作家群)

兵败沙家浜

著 者 刘观德

责任编辑 阮光页

责任校对 邱红穗

装帧设计 储 平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苏州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32 开

印 张 12.5

字 数 303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

印 数 1~3100
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9614-6/1·914

定 价 39.8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

尽管世界闹哄哄，我依然相信
只要地球不灭，文学总会闪光

敬告我的族人和朋友们

你的真身仍在镜子里，本小说涉及到的，
只是婆婆树荫下你朦胧的背影，仅此而已。

联想起那回打架
父亲也被咬了一口的事，
祖父想，
咬他那一口的娃儿难道是个木匠吗？

能做一个幸福的上海人，实在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。对于我们山沟沟的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，上海，就像教堂明媚阳光下的霓虹玻璃，五光十色，色彩斑斓，充满着无比神奇的诱惑力。现在，人类已经来到了我们曾经无限憧憬的二十一世纪，这块彩色玻璃自然就显得更加的魅力无穷了。能有这样的幸运，说起来，还得归功于父亲、父亲对艺术的追求，以及对追求的执着。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叶，父亲就把我们一家老小，从那个孤陋寡闻的山区小镇（那可是一个用放大镜放大一百倍，也不能在地图上找出来的地方），领到了上海。这不能不说是父亲平凡人生中的惊人之举。当然，父亲这样做也不是故作惊人，他只是冥冥之中受到了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，胡琴的召唤。因此，在感激父亲的同时，我们也总是会想起父亲的胡琴来，并且对胡琴心怀敬意。

据牛羊福寿老太太说，我们这一支牛姓家族上溯几代人多以读书经商为业，跟梨园行从来没有什么瓜葛，更不是梨园世家，可是也不知中了什么邪，在父亲那一辈里却出了两个梨园界出类拔萃的人物。一个是三伯父，一个就是父亲。三伯父唱戏，唱京

戏老生。父亲拉琴，为京戏里的净末旦丑的唱腔配音伴奏，拉京胡。他们兄弟俩从童年时代，就开始了这种与京戏如影随形的人生旅程，而且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，始终一如既往地追求着，一直到撒手人寰。我以为即使把他们兄弟俩的故事称为梨园绝唱，也实不为过。尽管他们兄弟俩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师从过梨园大家，也没有出息到大红大紫的地步。尤其是父亲。

三伯父天资聪慧，悟性过人，虽然票友出身，却成功下海，成立了自己的剧团，南下北上地巡回演出。要说南下倒也没什么，南方人不谙京戏，看京戏大多也就是图个新鲜，凑个热闹。京戏唱红的就更少了。三伯父说，南方人不懂戏，好糊弄，可你要是个好角儿，就得北上，到京津去。三伯父的话很在行，自打徽班进京之后的一百多年里，京津之地就是红角儿云集的地方。南方的角儿不是身怀绝技是不敢贸然北上的，即便鼓起勇气北上了，结果也多是铩羽而归。俗话说落架凤凰不如鸡，落败之后重回江东，再续旧日辉煌也都难了。真正像麒麟童周信芳那样北上唱红的角儿实属罕见。京戏行里早有南麒北马一说，北马说的是马连良，南麒指的就是周信芳。三伯父第一次北伐没有直接进入京津，只是先在京津外围的沈阳、长春、承德和石家庄一带作战略迂回。种种迹象都表明，战机已经逐渐成熟，一举攻下京津已经指日可待，梨园行一颗与南麒北马并驾齐驱，与梅兰芳、程砚秋璀璨同辉的新星即将诞生。可不幸的是，没多久共产党的军队也发动平津战役攻打京津了。三伯父不得不让共军先打京津，自己暂时撤回南方休整，不想战机稍纵即逝，就此给三伯父留下了终生遗憾。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，北伐中原，不也都是无功而返、功亏一篑的么！你总不能要求他一次北伐就成功是不是？所以三伯父怎么也还是一个成功者，还是拥有过很多的掌声和赞誉，还是享受和体验过很多成功的幸福和喜悦的。可是父亲就惨了，从来没有享

受和拥有过那些鼓舞人心的东西，一生都在作苦行僧式的艰难跋涉，与之相伴的只有误解、挫折和孤独。尽管如此，父亲却始终不放弃，不抛弃，无怨无悔地苦苦追求，并且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地痛着，并且快乐着。这使我常常不由得要联想起夸父逐日的故事，从人生意义的高度去评价，父亲的伟大就在于给我们留下的不是世俗的，可以物化和量化的成就，而是精神和故事，就像夸父逐日那样被视为经典的，变为典故成语的，千古传诵的精神和故事。从哲学层面来说，这才是更高境界的成功和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者。总之，他们兄弟俩一生的成就虽然算不得惊天动地，而精神则是伟大的，不朽的，让熟悉的人在空闲时不免常常要缅怀，要追思的，就像追悼会悼词和挽联上写的那样。

而让我们最不可思议的还是这个问题：从三教九流到引车卖浆，三百六十行，三伯父和父亲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，怎么偏偏就是京戏呢？后来，牛羊福寿老太太，也就是我们祖母，曝出了一段往事，才把这个谜底揭开。我们牛羊福寿老太太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人世间什么疑难的现象都能解释，什么深奥的问题都能回答。

据说，三伯父从小天资过人，尤其在算学方面，更显露出远超同龄孩子的智商，五六岁已经开始替祖父记长年流水账了，两三位数的加减乘除只用心算，答案随口就来，比祖父的算盘还快。祖父满心喜欢，暗自庆幸家业后继有人，甚至盘算让三伯父尽早继承家业，续写一个比甘罗十二为上卿更加辉煌的历史故事。

可就在这时，有一天，三伯父和别的孩子打了一架，耳朵被咬破了，还扯下了一块耳皮。当时三伯父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只是血流不止，疼得厉害。一切反应都是常规的。可是没过两天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那时三伯父还是个阳光少年，声带振动发出来的还是很稚嫩的童声，说起话来细声细气，还有点羞

涩，开口说话祖父常常要大声吼他：大声点！一个男娃儿说话像蚊子叫，成何体统！可是不管怎么吼，三伯父就是大声不了。有些事情改变不了，都是天生的。事情奇就奇在，变化首先是从喉咙开始的。

三伯父的喉咙从打架那天半夜就开始肿胀疼痛，咳嗽不止，而且连续咳了一百零一天。比小儿百日咳还多了一天。祖父和祖母都注意到，咳出的声音一天比一天粗犷老成，一天比一天高亢响亮，音质也一天比一天更有艺术性，还能分辨出轻重缓急，抑扬顿挫。这倒也不是坏事，本来祖父就不喜欢三伯父说话像蚊子一样嘤嘤嗡嗡的样子。可是让祖父不能接受的是，病愈之后三伯父就神奇地迷恋起京戏来了，而且不是一般的迷恋，还很有点走火入魔的趋势。除了迷恋之外，还表现出一种极高的悟性，京戏的什么腔哪个调，只要听过一遍，就能原汁原味地给你复制出来。而最让祖父不能容忍的是，三伯父曾经有的，那种近乎特异功能的算学天赋，也神奇地消失了。打那以后再和祖父一起捣腾那些陈年流水账的时候，三伯父回答的声音倒是响亮了很多，可是算出来的结果却大不如前了。对于祖父来说，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！

祖父是个宽容冷静而且厚道的人，可是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，再说三伯父的变化也太怪诞了，怪诞得不可思议！于是祖父决定去找那个打架咬耳朵的小孩，以探明究竟。因为祖父打听到，那个咬三伯父耳朵的小孩，居然是一个京戏娃娃班的娃娃生，还是个唱老生的！祖父竟然把三伯父身上发生的奇异变化，和那个打架咬耳朵的小孩联系了起来，并且由此怀疑三伯父的变化，和那娃娃生咬一口之间，存在着某种神秘关系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大胆的，很有创意的想法。

祖父刚要出门就被苏先生一把拦住了。苏先生在我们家教私

塾，是个耿直又理性的人。苏先生说，祖父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，因为在三伯父身上发生的奇怪变化，也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，可是要把这事当证据拿去与人理论，理由多少还是显得有些牵强。因为从来只听说通过口腔可以传染细菌，传染病毒，可以让人得病，甚至让人死亡的，却从没听人说起过还能传染兴趣喜好，还能传授学问和技能的！若是真能这样，他这个教书先生也都莫做了，只要把娃儿一个个抱起来咬上一口就行了，这样岂不省了许多事来！

苏先生还说，况且也不能尽怪人家娃儿咬人，人家好好地练功，靠着墙壁在拿大顶，要拿一个时辰，少一分钟班儿里都不给饭吃。他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先唱歌去惹人，唱什么墙角那个娃儿莫要妖眼儿，你的哥哥在划龙船儿，你的妈妈在搓汤圆儿……人家在拿大顶，哪里妖眼儿了！（妖眼儿是我们四川土话，就是显摆的意思）人家不理睬他，又拿狗尾巴草去挠人家的鼻子耳朵，说是要泄了人家的丹田之气，小孩哪有那么顽皮的！人家比他小，打他不赢，小孩子嘛，拿嘴帮个忙也就是自然而然，顺理成章的事了，哪有嫌人家的不是，还要上门兴师问罪的道理呢？

苏先生一席话说得祖父哑口无言。其实苏先生说的这些道理祖父也不是不明白，只是这事打击太大，祖父气得有些糊涂了。经苏先生这一说，祖父才把这事忍了下来。祖父的思想非常活跃，跳跃式的，带有意识流特征，立即从三伯父由此及彼地联想到了父亲，因为那天打架的时候父亲也在场。俗话说，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，而事实上那次打架父亲也参与了，并且脊背上也被咬了一口。正如祖父所担忧的那样，三伯父的那种奇异变化，后来在父亲身上也发生了，不同的只是反应没三伯父那样快，潜伏期比较长，而且反应也更加古怪。

那年家里的大院正在修缮，父亲一听见木匠动锯子的声音就

会跑过去痴迷地观看，叫都叫不应。那锯子一上一下地拉，父亲的头就紧跟节奏一上一下地动，仿佛中了邪似的。起初祖父倒也没怎么在意，次数多了便警觉起来，联想起那回打架父亲也被咬了一口的事。咬他那一口的娃儿难道是个木匠吗？祖父想。祖父怀着这个念头忐忑不安地去找到那孩子一打听，才知道那娃儿木匠倒不是，也不是娃娃班的，也不唱戏，但是命中注定以后也一定是要加入娃娃班的，不过加入进去不是学唱戏，而是学拉琴，因为那小孩的父亲就是那个戏班子的琴师，子承父业常常是梨园人不成文的规矩。

牛羊福寿老太太是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，虽然生活在一个孤陋寡闻的小镇上，却一点不能削弱她想象的翅膀。

不错嘛老四！
好好练，
练好了将来三哥我带你下海！

父亲身高一米九〇，瘦骨伶仃，两腿细长，蓄着紊乱的八字山羊胡子，走到哪里手上都总是提着一把京胡，当然，还有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。父亲的眼睛高度近视，镜片差不多和啤酒瓶的瓶底一样厚重而混浊。不仅眼睛不行，父亲的耳朵也背得厉害。人是不是在视力和听力很差的情况下，乐感会更好一些呢？就像贝多芬和瞎子阿炳。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。可是，拿这样的眼睛和耳朵去看人，去聆听世界，我想那肯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。而父亲虽然不是哲学家，却有坚定不移和永恒不变的人生哲学。老子说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。老子的不变都远没有父亲那样的坚定和永恒。在老子看来，道之所以不变，是因为天没有变。天会不会变呢？天变了道变不变呢？老子没有说。老子在这里留下了伏笔。哲人就是哲人，总不把话说得很死。可是父亲就不同了，把他的人生哲学套用老子的话来说，就是管它的天变与不变，反正我的道是永远不变的！显然，父亲是想两次跳入同一条河里，在认识上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，用我们现在时兴的话来说，就是没有与时俱进。当然，认识上的形而上学，并不影响父

亲做一个心灵善良纯朴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人。

说到父亲的故事，有一件小事一定不能不提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小事情常常有大影响。父亲拉京胡起初也只是玩玩而已，就像我们每个小孩，曾经玩过某个玩具一样。可是自从那件小事发生以后，父亲的境界就升华了，拉琴就像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，不再是玩玩，而变成了理想、信仰和最重要的人生追求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认为那是一种不自量力，好高骛远，或玩物丧志，走火入魔什么的，不过我认为，这些想法对父亲都是有失公正的。

据说在三伯父还是票友的时候，有一天正和程砚秋先生在家吊嗓子。那还是父亲和三伯父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。吊着吊着，琴师突然叫起肚子疼来，于是三伯父抓头毛驴当马骑，把父亲叫了去。抓头毛驴当马骑是三伯父的原话，说明三伯父并不看好父亲的琴技，对父亲的那二十个字的承诺也从来就不是认真的，或者说原本就只是一种鼓励。父亲觉得自己的琴已经拉得很好了，至少父亲自己是这样认为的。要不怎么会叫他去操琴呢！三伯父倒也罢了，自家兄弟，可程砚秋什么人呀？那可是当时京剧界大红大紫的四大名旦之一啊！能随便找个人去给他拉琴吗？吊完嗓子三伯父拍拍父亲的肩头就说了那二十个字：

不错嘛老四！好好练，练好了将来三哥我带你下海！

从此，胡琴就像上了神龛，在父亲的心里变得神圣起来。我们知道，当某件事物变得神圣之后，海市蜃楼和金顶佛光之类的奇观就会出现，感天地而泣鬼神的壮举就会发生。在父亲身上也是这样的。打那以后，不论春夏秋冬，严寒酷暑，父亲每天都睡半夜起五更地努力操练，什么梆子腔、四平调、西皮流水、二黄道板、摇板、散板、导板、慢板，一弓一式的拉来推去，拉得出神入化，如痴如醉。父亲的执着精神，使铁杵磨成针之类的溢美之词，都显得相形见绌，黯然失色。我们亲眼目睹他老人家将那

把玲珑小巧，声音尖细刺耳的京胡，如饥似渴地整整操练了半个多世纪，直到临终的最后一刻不攥在手里都不肯离去。而且他老人家的死，也和那京胡的存亡兴衰息息相关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曲悲壮缠绵的梨园绝唱。我说梨园绝唱不是非常准确，严格地说应该是梨园之外的绝唱，因为父亲终其一生都未正式被梨园所接纳。这也是父亲一生最悲哀的一件事情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为父亲的死是梨园绝唱。少林寺就是把俗家弟子的传说涵盖在少林故事里的。

一九五二年的春夏之交，嘉陵江的大水已经涨到了我们家吊脚楼的门前。我们家七八个孩子我是老小，轮到我到世界来走这一遭的时候，我们家已经完全败落了，不得不从环境幽雅的南山，举家搬迁到嘉陵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上去。我们家的吊脚楼依山傍水，陈旧破烂，风雨飘摇。大风起兮楼飞扬。小时候听牛羊福寿老太太说，有年还被刮到天上去过，纸片般轻盈的吊脚楼在天空飘啊飘，整整飘荡了三天三夜才掉下地来，落在了现在这个地方。楼虽破旧，风景却是格外的别致：江水从吊脚楼前蜿蜒流过，潮起潮落，变幻不定。枯水季节，码头的趸船离江岸很远，渡江的人要走很长的河滩才上得了船。汛期到了，一觉醒来，河水已经涨得很高了，上船的跳板几乎伸到了你家的门坎上。这时候常常整个江面都被浓重的雾气紧锁，开门不能见山，甚至也不能见到满江沿肚圆腹胀的蛤蟆，尽管此起彼伏的叫声告诉你，它们和你近在咫尺。江岸上时不时的还有一串像蚂蚱一样，被纤绳套在一起的背纤人匍匐走过。背纤人的号子时而高亢，时而低沉，听得出是在竭力挣扎，可背纤人还是常常不进而退，反被大船拉入湍急的江水里。背纤人衣衫槛楼，有的干脆一丝不挂地裸露着健壮黝黑的身体，好像早就想到会掉进江里似的。那时候我年幼，常常在熟睡中突然爬起身来在床上疯狂舞蹈，嘴里还声嘶力竭地

狂呼乱叫。父亲总是拿琴谱重重地拍在我的头上，把我从痛苦的挣扎中解救出来。

人被解救是一种幸福，不幸的是，父亲终其一生都没能得到这样的幸福。父亲的噩梦不像我，太深沉，头上轻轻一砸还醒不过来，而重重一砸，梦虽然醒了，人却被砸死了。

就在那一天，从上海传来一个消息，把父亲的命运彻底地改变了。消息说，三伯父带着他的剧团已经准备第二次北伐京津了，眼下正在上海大张旗鼓招兵买马呢！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父亲就毫不犹豫地病倒了。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神志恍惚，浑身痉挛。下楼的时候还跌了一跤，爬起身来甚至连话都不会说，连字都不会认了。土地庙里栖身的一个破落地主略通法术和医术，叫拿碗水来鬼画桃符地朝碗里画了符咒灌下去，父亲这才渐渐缓过神来，颠颠倒倒，断断续续，反反复复，比比划划地说了些胡话。听不懂，又拿来笔墨纸砚让父亲写。父亲年少时临摹过柳公权、颜真卿，泼墨挥毫起来一直都是龙飞凤舞，熠熠生辉的，可眼下这时，父亲写出的字却不仅东歪西扭，缺胳膊少腿，而且还变得字组不成词，词构不成句来，自然也就无人读得懂了。幸好我妈会拼字游戏，反复琢磨推敲，才把那些前后上下、东西左右互不关联的单字组合成了一句话，那就是三伯父曾经拍着父亲肩头许诺过的那二十个字：不错嘛老四，好好练，练好了将来三哥我带你下海！没有标点符号。

三伯父那二十个字呼唤着父亲。上海和重庆，长江和嘉陵江，远隔千山万水，父亲虽然耳朵聋，却听到了三伯父的呼唤，于是循着那心灵中冲击波样震撼的呼唤声，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农业物资供销社的工作，毅然决然拖家带口，拖泥带水地来到了大上海。

其实三伯父说，他哪里呼唤过他，哪里会呼唤他呢？完全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罢了！

父亲供销社的工作是我们小舅举荐的。解放后我们小舅一共来看过我们四次，那是第一次。我们小舅说，这几年为了寻找我们家的下落，他把鞋底都磨穿了！我们小舅当年是光着脚丫去延安的。我们小舅不是我妈的亲弟弟，是表的，但也很亲。我妈说，一表三千里，不过我们是血表，很近的。据说当时我们小舅怪可怜的，打小父母就去世了，跟着叔公长大，叔公又不喜欢他，整天不是打就是骂，即便是打霜落雪的季节小舅都打一双赤脚，穿一条单薄破裤衩，脸颊、耳朵和手上脚上都长满了又红又肿的冻疮，有的甚至已经溃烂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临去延安前小舅偷偷跑来跟我妈告别，父亲给了他五块大洋。重庆解放那年小舅就回来找过我们，没找到。后来到南京当江苏省教育厅长，邂逅了大姐，才从大姐那里知道了我们家的下落。大姐也是共产党，先在重庆后在南京干地下工作，解放了刚从地下钻出来。见了我们家的窘境，小舅说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我认得曹荻秋、任伯哥，写封信给你找份事先做起来。于是父亲就有了供销社的那份差事。那是我们小舅唯一没有勉励我们要多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次。我们小舅每回来看望我们，或是偶尔有书信过来，都总是不忘勉励我们要多多学习毛主席著作。父亲说，小拴这人不错，挺有良心的，懂得知恩图报。父亲惦念起了那五块大洋的事。父亲原以为，既有我们小舅的条子，供销社是一定不能亏待他的，大小不论终归有个什么官衔儿在等着他，却不料去了之后才明白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办事员，甚至连薪水都没有，实行的是供给制。供给制很快就要改成薪金制，办事员很快就可能提拔成科长股长主任，父亲是绝对不会往这边去想的。父亲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优秀的琴师。但是做优秀琴师首先得当差，得吃饭，得生存。当差——吃饭——生存——做优秀琴师，顺序应该是这样的。其中有很强的逻辑关系，父亲也是很明白的。尽管如此，父亲还是

决定不按逻辑行事，决定跳过当差吃饭生存那些繁琐的、啰里啰嗦的环节，直接去做琴师。

火车上折腾了三天三夜，我们总算到达了上海。可是从火车下来出了老北站，一趟车的客人都散尽了，也不见三伯父来接站。

父亲心里纳闷，是不是没收到信呢？不会吧，都半个多月了，时间地址清清楚楚的，都不错呀！父亲想。

不过好在老北站离横浜桥不远，走走过去也要不了半个钟点。因为行李太多父亲叫了两辆三轮车。

三轮车，横浜桥阿去哪？父亲用四川上海话说。

哪能好勿去呢，想要吃饭西宝兴路也要去咯！车夫说。

父亲说，老师傅，依勿要触霉头好勿哪，阿拉来上海是有要紧事体要做的，事体还没做，哪能好到西宝兴路去呀！

西宝兴路有个火葬场，人死了上海人就说到西宝兴路去了。上海人是很忌讳这句话的，连公交车到了那个站，售票员宁肯让乘客坐过站挨两句骂，也不敢大声招呼：西宝兴路到了，要到西宝兴路的，请下车哪！

不过父亲一点也不生气。人逢喜事心情爽，心情爽的时候人是不会太计较什么的。离开上海一晃就是十多年了，现在又听到了这曾经熟悉的上海话，父亲反倒觉得格外的亲切。再说父亲知道，车夫也不是真的有心触人霉头，只是自家调侃自家罢了。

老北站很闹猛，人挤车轧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，直往人的耳穴里灌，灌得人心烦意乱。可是那些嘈杂的噪声父亲一点也听不见，满脑子里都是北伐津京的画面和声音。按说上海前两天就出梅了，可不巧的是出梅那天大雨滂沱。上海人说，今年苦了，要做倒黄梅了！做倒黄梅的日子是很难过的，太阳不开却很闷热，雨水不断又不凉爽，路面上湿漉漉的，空气里弥漫着水汽。树木花草倒是挺喜欢黄梅天气的，可人不行，人碰上这种天气好人都